



东京風暴

时事活报剧

秦 翠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东 京 風 暴

(时事活报剧)

泰 犁 作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剧本写觉醒了的日本人民，风起云涌，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反对岸信介政府非法通过的“日美安全条约”，要求他下台，同时解散国会。

东 京 風 暴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J0069·525 字数7,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1960年6月北京第1版 196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7) 0.07 元

人 物：工人、女工、农妇、渔民、青年、教员、小学生、老大娘、群众、赤旗报记者、社会党議員、自由民主党議員、警察。

时 間：1960年5月19日深夜到黎明。

地 点：东京国会大厦前广场上。

幕外音：亲爱的观众们，你们一定都知道，这些日子在日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现在，是5月19日的晚上，你听，天正下着大雨，（音响）可是有三万多人冒着雨聚集在东京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上，已经斗争了整整一天一夜了。人们在示威，在抗议，他们情绪振奋，斗志昂扬，每个人的心都像有一团火焰在燃烧着，狂风吹不散，大雨浇不灭。你看！……

幕 啟：舞台上群情激奋，口号声不停。

工 人 同胞们！我们的大示威已经坚持了一天一夜，岸信介卖国政府已经吓慌了。他们现在正在国会里搞新的阴谋，想非法通过新“安全条约”，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議員们，正在进行斗争。我们的示威也要坚持下去！

群 众 （高呼）解散国会！打倒岸信介政府！

女 工 （从广场的另一边上）又来了两批队伍。

工 人 在哪？

女 工 这边，那边，都来了。

两支队伍打着地区旗号，从两边台口上来。人们纷纷

拥抱、握手。两边队伍中各走出一个代表。

代 表 这里誰是負責人？

工 人 我就是。你們辛苦了，弟兄們！（招呼大家）先坐下歇歇。（拉着兩位代表）咱們到那邊去仔細談談。

三人到台角席地而坐，掏出本子、筆，邊談邊記。

一位老大娘帶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學生上。

老大娘 我的好孫子，你慢一點走，奶奶追不上你了。

你瞧，咱們已經到了東京，這不是到了國會嗎？還怕找不着你爸爸？

小學生 （急忙到人群中尋找，終於看見了父親，連忙撲上前）
爸爸，爸爸，我和奶奶也來了。

工 人 （迎上前）媽，你老人家怎麼也來了？

老大娘 有好多比我們還要遠的人都趕到東京來請願、示威，一個煤礦工人的母親不是更應該來嗎？

工 人 礦上的情況怎麼樣？

小學生 （搶着說）你走了以後，媽媽每一次都參加了工人和家屬舉行的罷工和抗議大會，老板一聽說大家要開會，就叫打手和警察拿着棒子、槍杆子，見人就打，可誰都不害怕。媽媽要我告訴你，只管放心，別記挂礦上的事。

老大娘 真是一批狗強盜，好狠心啊！在礦上他們已經打傷了一百多人了。

工 人 媽，不要指望資本家和岸信介會對我們發慈悲。我們工人是打不怕，吓不倒的。媽，你看，參

加示威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嗎？

教 員 (从人群里站出来)朋友，你是三池煤矿的嗎？听说三井財閥和岸信介勾結起来，对你們的鎮压越来越厉害了。

小学生 他們打人打得好凶，把一位工人叔叔都打死了。

工 人 (摸孩子的头)孩子，要記住这个仇恨，血債是要用血来还的。(朝教員)岸信介他以为这样就会吓退我們，他做梦。別說現在才罢工了八个多月，如果公司不收回解雇一千二百名工人的方案，我們就一直罢下去，不管一年还是两年、三年，我們有决心坚持到胜利。

从人群中又跑出来一位青年。

青 年 (紧握住工人的手)朋友，你們的斗争意志和决心鼓励了我們，我們一定要和你們站在一起，打倒岸信介政府，反对国会批准新“安全条約”，我們决不承認这个出卖民族利益的骯髒条約。

女工又上，到工人身边。

女 工 广島来的队伍到了，他們問在哪兒集合？

工 人 就請他們先在国会左边那条街上歇一歇吧。

女工下。

从街上走过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农妇，她形容憔悴，像是从远地赶来的。她走近正在說話的人們，向每个人鞠躬。

农 妇 乡亲们，这是国会嗎？怎么您們大家也都是来找国会的嗎？

青 年 大嫂，我們是來示威請願的，你有什么事嗎？

农 妇 我是由富士山北面的山梨縣來的，我是請求國會給我作主的。美國軍隊……他們算把我害苦了……（泣。）

老大娘 你不要難過。

农 妇 我實在受不了了！我往縣里跑斷了腿也沒有用，我是來向首都的長官們告狀的。誰知到了政府大門口，他們却不讓我進去。我這才到國會這兒來的。我身邊有個呈文，你們可以看看。我要親手交給這裏的長官，請他們為我作主。

工 人（接過呈文，讀了幾行）怎麼？你的丈夫被美國軍隊給打死了！

农 妇 是的，鄉親們，讓我吐吐我這心里的苦水吧！我們山梨縣就在富士山下，我跟丈夫種了幾畝水田，可是美國軍隊硬要霸占我們的土地，建立軍事基地，開辟打靶場。我們住的那間小土房子也給拆毀了，在我們的田頭打下了有美國字的木樁。這土地和那可怜的房子，都是我們祖輩遺留下來的家業，我們失去了土地，可怎麼活呀！

小学生 奶奶，這位大嫂說得對，我們學校附近建立美國軍用飛機場的時候，占的田地，拆的房子可多哩。我們學校旁邊整天嗡嗡的飛機响，根本沒辦法上課听講！

漁 民 是呀，不止這位大嫂一家受難呀！我們那里的

海面也讓美國軍隊給霸占去了。他們要進行軍事演習，就禁止我們漁民出海，我們氣極了，都說，咱們日本的海已經成了“死亡的海”了！還有，你們看，那幾十位跟咱們一起游行的和尚，剛才我聽他們說，他們的寺廟，也都讓美國軍隊給拆毀建立軍事基地了。

工人 讓這位大嫂接着說下去吧。

農婦 苦日子也總得要想辦法熬呀。我們村里的人們只好冒着生命的危險，到我們原來的土地上去把廢彈殼撿走，重新種上庄稼。就在一次撿廢彈殼的時候……（泣）是的，就在那一次撿彈殼的時候，我的丈夫被美軍給打死了……。

老大娘 這群畜牲！

農婦 我背着孩子去找美國人算賬，結果，他們把我趕了出來；我又去找縣里的長官們，他們只說管不了。我實在沒辦法了；我想，首都的長官一定會替我作主的。我見到他們要問一問：咱們日本好好的土地，為什麼要交給美國軍隊來糟蹋？美國的這些軍事基地究竟是幹什麼的呀！咱們這老老實實的種地的人們，到底犯了什麼罪，非得要受這樣的折磨？

工人 大嫂，你問得好，咱們是要問問他們的。可惜呀，大嫂，你還是看錯了人，想得太好了。當官的才不管咱們這些事哩。你不是到岸信介政府去過了

嗎？有什么用！反动卖国政府永远不会給你作主的。但是，大嫂，你不要灰心，尽管美国的木椿能够打在土里，但是打不进我們的心！只要我們受压迫的乡亲们团结起来，可以把木椿从土里拔起来！現在咱們全国有二百多个美国的軍事基地，不知有多少父老也受到像大嫂这样的遭遇。你一个人向他們哀求有什么用呢？要跟村里的人們，要跟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斗争才行哪！

这时，一个警察，手里拿着警棒，为他身后的一个人开道。紧跟着警察的后面，走上来一个紳士样子的中年人。他身体肥胖，目空一切，手里夹着个皮包，匆匆地从人群中穿过。

警察 議員先生，您請快点走。

群众中有人说：“議員？他是議員！”“喂，先生，你是哪个党的議員？”

自由民主党議員 我是自由民主党議員。

工人 自由民主党議員先生，我們請問你，你們为什么不顧群众的反对，要想通过新“安全条約”？

自由民主党議員 你是……

工人 我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自由民主党議員 那就难怪了，你对于新“安全条約”还不很了解。

群众 反对批准新“安全条約”！新“安全条約”是卖国的条約！

自由民主党議員 國民諸君，國民諸君，你們听我說，
，你們对新“安全条約”有很大的誤解。安全条約并
不是像你們想像的那樣坏，它是一个对我們日本有
大大好处的条約。

老大娘 有什么好处？我看啦，对你們这些当官兒的才
有好处！

教 員 議員先生，我們沒有誤解。新“安全条約”，
只会使我們日本走上灭亡的道路。

自由民主党議員 不，不！你这位先生好像是教育界人
士，我可以跟你解释解释……

农 妇 先生，我們的家，我們的田地，全被美国軍隊
霸占了当基地，您能不能替我們說几句公道話？

自由民主党議員 什么！这我管不着。

青 年 你当然不会管！你們本来就是反动派的走狗！

自由民主党議員 青年人，請你說話要慎重些，不要侮
辱別人的人格。

工 人 議員先生，我們絲毫也沒有誤解。新“安全条
約”就是一个卖国的条約。我們全都清清楚楚。同
胞們，我們大家想一想，自从美国鬼子占領了日
本，我們哪一天有过好日子？工人，成批成批的失
业；农民，成年成月地挨餓；像这位大嫂，連家都
沒有了，丈夫也死在美国鬼子手里。这就是新“安
全条約”給我們人民带来的好处！根据新“安全条
約”，美国人要在我們的国土上建立更多的基地，

要使更多的日本人当他們的炮灰。我們的国家主权到哪里去了？我們的民族尊严又到 哪里 去了？你說，你說！

自由民主党議員 我，我管不着。

老大娘 打了十多年的仗，多少个丈夫、多少个兒子連尸首都不知在哪兒，你們还想要青年人去死！

青 年 他們在做梦！我們不答应！我們不会替美国佬去当炮灰！

农 妇 先生，您能不能替我們說一句公道話？

自由民主党議員 （恼羞成怒）我，我管不着！（狠狠地溜进国会。）

工 人 大嫂，你求他还不是白搭。这种人，就是反动派养的一条狗。

教 員 咳，这种不知廉耻的家伙，我这几年也見得多了。真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工 人 不，老先生，他們不能代表日本民族，他們只是日本民族的败类。日本民族的代表，是你，是我，是他，是她，是我們今天所有参加示威的同胞！

青 年 大哥，你說得对！

教 員 以前，我老是想，我們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能用嗎？我在課堂上对孩子們說，你們記住我們的祖国的耻辱吧，等你們長大了，也許就会好的。孩子們問：怎么个好法呢？老实說，我回答不出。今

天，在这国会門口站了一天一夜，我好像明白了很多。只要我們大家齐心，总有胜利的一天。你說是嗎？

工人 对。只要我們坚决斗争到底，就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这时已近午夜，雨还没有停。正在群众情緒非常激动的时候，“赤旗报”記者帶着一些报纸，面帶極其兴奋的笑容急上。

赤旗报記者 同胞們！我給你們带来了全世界人民支持我們斗争的好消息。

場上群众都圍上来爭着問他：“那里的消息？”“什么消息？”

赤旗报記者 （向群众打开一張报纸）这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中国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东主席在接見日本訪华代表团时說，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許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群众高呼：“打倒英国賊岸信介！”“岸內閣辞职！”“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規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軍事同盟条約。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軍事同盟条約的斗争中覺悟一天天提高，覺悟的人越来越多。

青年 說得对，太对了！

赤旗報記者 毛澤東主席還說：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國人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堅決支持日本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群眾熱烈歡呼、鼓掌）中國首都北京一百多萬群眾在天安門舉行大示威支持我國人民反美愛國鬥爭。（歡呼聲）還有來自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消息，朝鮮人民堅決支持日本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

他正準備繼續讀下去的時候，忽然從國會大廈里傳來了吼叫着的喊打的聲音和桌椅破碎、腳步嘈雜的聲音，守在鐵絲網后面的警察也驚惶地往里面看。一位社會黨議員被兩個警察架着從里面推出來。

社會黨議員（面帶憤怒，衣服已被扯破。場上群眾急圍上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同胞們，無恥的自由民主黨現在用警察暴力把在野黨議員全部趕出國會了，很明顯，他們要操縱國會和眾議院單獨通過日美軍事同盟條約，這群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群眾高呼：“無恥！”“解散國會！”“打倒岸內閣！”“不承認新安全條約！”等口號。

自由民主黨議員上。

自由民主黨議員（得意洋洋地望着社會黨議員說）沒有你們，我們一樣可以通過，你們能起什麼作用？

社會黨議員（憤怒地）無恥！這是世界少見的法西斯暴行！

工人 你們這些反动傢伙們，逃不脫人民的嚴厲制

裁，我們不承認你們通過的新“安全條約”！

群 眾（高呼）我們永遠不批准！

赤旗報記者（對自由民主黨議員）議員先生，你們就不怕社會輿論？

自由民主黨議員（無耻地）輿論？記者先生，請原諒我直率，輿論值多少錢？正像我們岸首相說的，“時間一過，人們將把一切都忘掉！”嘿嘿。

赤旗報記者 不，議員先生，你們高興得太早了。時間還沒有過，鬥爭正在開展。人們也決不會忘掉你們的罪行！

教 員 岸信介和你們這些走狗們這是在糟蹋日本的歷史。歷史會給你們記下這筆賬的。你們欠了人民的債，誰也逃不過！

群衆憤怒高呼：“打倒反動派！”“解散國會！”群衆擁向自由民主黨議員，打掉了他的帽子、眼鏡、手杖，自由民主黨議員兩手抱頭逃竄，急下。

歌聲、口號聲越來越響。女工又領着一批隊伍打着紅旗往這邊來了。

農 婦（站起迎視）啊呀！那是我們村里的人哪！啊，大叔呀，你們是什麼時候來東京的？

農 民 大嫂，鄉親們，我們來了！咱們富士山附近的幾個縣的農民代表都來了！一路上還有好多不認識的農民兄弟來參加，我們的隊伍越走越長。你看，大嫂，這是一位鐵路工人送給我的一雙新爬山鞋，

我要穿着这双铁鞋踏破一切障碍，来回答这位工人兄弟的鼓励：

农 妇 咱们村的土地、房子，如今都怎么样了？

农 民 我们这次来游行示威，就正是要让美国军队归还我们的土地，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打倒这个卖国政府，跟美国佬算账！大嫂，不必难过了，我们要为死去的大哥报仇！告诉你个好消息吧，咱们村里的乡亲们都团结起来了，已经把美国军队打进咱们土地里的木桩拔起来了！

群众欢呼。

农 妇 （向工人）你们说得对呀！人多力量大！把那个呈文给我吧，我再也不盼望这些长官们发慈悲了！

工 人 同胞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我们的爱国正义斗争，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我们的斗争，现在才是开始呢！

赤旗报记者 同胞们，“总评”已经号召全国工人举行总罢工！

群众欢呼，鼓掌。

工 人 我们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打倒岸信介卖国政府！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现在，我们到卖国贼岸信介的家门口和美国大使馆门前去示威！

群 众 （高呼）我们一起去！

这时，雨渐渐停了，夜色逐渐消失，破晓时的曙光从

东方渐渐升起。新的示威群众又高举写着“打倒战犯岸信介”、“解散国会”、“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标语牌包围了国会，群众的怒吼声此伏彼起地震荡着天空，铁丝网后面的警察惊惶地畏缩地向国会大厦退去。

——剧终

封面画根据路得原画复制

統一書号: 10069·525

定 价: 0.07 元